

楊 嘯 · 著

liudi

Yangxiao zhu Wenhua yishu Chu Danshe chub an

柳 笛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LOW FLUTE

柳笛



柳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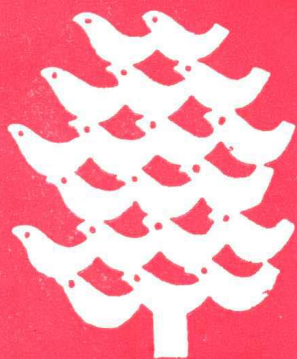
柳笛

楊 嘯著

WILLOW FLUTE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柳 笛



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柳 笛
扬 啸

·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保定市满城科技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52,000 插页 2

199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7-5039-0868-8/I·425

定 价: 2.00 元

目 录

- 【1】 柳笛
- 【40】 地下小交通
- 【51】 彩云飞
- 【61】 雪花飘飘
- 【68】 玉锁石
- 【84】 双目淖
- 【92】 后记

柳 笛

——平原的孩子们请记住：先辈的童年
是这样度过的……

一、引 子

每当春风把柳梢吹绿，
乡野间便响起动听的柳笛。
笛声悠扬，笛声欢乐，
笛声里充满迷人的野趣！

孩子们吹奏着绿色的柳笛，
在村边在田野尽情地嬉戏。
笛声粗犷，笛声高亢，
报告着春天来临的消息！

每当我听到这悠扬的柳笛声，
便会勾起遥远的遥远的回忆；
那早已逝去了逝去了的往事，
便又展现在眼前，无比清晰……

这时，我便情不自禁地打开箱子，
拿出我珍藏在箱底的那支柳笛！
这柳笛已失去青绿的颜色，
也已经再吹奏不出悠扬的乐曲。

然而，它当年吹出的那清亮音调，
却十分清晰地响在我耳际；
做柳笛人那欢乐的笑声，
也十分清晰地缭绕在我心里……

做出这柳笛的不是别人，
正是我的一奶同胞弟兄——
他的那乳名儿叫个铁蛋，
属鸡的，比我大两年挂零。

我哥铁蛋生就的手巧心灵，
不论啥事一学就会一听就懂！
伙伴们都羡慕他的机智，
大人们都夸奖他的聪明！

他能用野花儿编成花篮，
还能用高粱杆插成鸟笼。
最拿手的呀是做柳笛——
折根柳条，眨眼间便能做成！

他能用柳笛吹出各种声音，

画眉叫、喜鹊叫，还有公鸡打鸣！
还能用柳笛吹出唱戏的腔调，
男人腔、女人腔，还有娃娃哭声……

他是村里的儿童团团长，
站岗呀放哨呀都是先锋！
他有一杆漂亮的红缨枪，
耀眼的红缨呀比火还红！

我哥哥的故事能说三天三夜，
在这里我先来讲上几宗！
到最后再来说那支柳笛，
是怎么落到了我的手中……

二、高粱地里打鸟疸

七月的平原上景色真美，
谷子扬花玉米吐缨高粱秀穗！
红薯秧爬出了长长的蔓子，
棉田里蝴蝶蜜蜂绕着花飞……

知了儿在树上不停地歌唱，
柳荫间鸟儿更叫得有滋有味！
轻风儿吹过来庄稼的清香，
叫人闻了不喝酒心也要醉……

村街里老槐树开满白花，
槐荫下老黄牛打着瞌睡。
槐花儿飘下来像翻飞的蝴蝶，
落了那老黄牛满头满背……

虽说是这年月兵荒马乱，
为丰收人们还是不惜汗水。
只要是日本鬼子不来扫荡，
人们便抓紧干活起早贪黑。

只有这闷热的晌午时光，
人们才歇会儿晌在家午睡。
只有这众人都歇晌的时候，
田里才不见人影不见鸟飞……

就在这大人们歇晌的时候，
我哥哥带上我来到田间——
头一天哥哥和我就已约好，
要到这高粱地里来打乌疸。

乌疸本是高粱穗变化而成，
直挺挺就长在那杆儿上端。
没熟透时是漂亮的青白颜色，
熟透之后就变成了一个黑团。

没熟透的乌疸最是好吃，

嚼在嘴里又是清香又是甘甜！
农村的孩子们没啥好食品，
就用这来做美味解解嘴馋！

我哥的眼睛呀又亮又尖，
一抬头便发现了最好的乌疸！
上前去把乌疸折了下来，
然后便利索地一掰两半……

哥哥说这叫做有福同享，
有难时自然也要共同承担！
我对哥哥崇拜得五体投地，
对他说的自然是连把头点！

高粱地里虽然是十分闷热，
我和哥哥却全都兴趣盎然！
我们俩高兴地又说又笑，
不一会儿便打了不少乌疸。

正当我们打呀打打得上劲，
哥哥却吃惊地一声大喊：
“哎！你看！你看，快往前看！
那是个什么人躺在地里边？”

哥哥喊着很快地跑了过去，
我自然也紧跟在他的后边。

到跟前仔细地定睛一看，
原来是八路军的一位伤员！

前些天八路军在村里住，
我们家也住下了一个班。
这伤员就正是那位班长，
还记得他的名字叫个张凡。

他曾经教我们唱过歌儿，
清早起还曾经教我们打拳。
先教了一招儿是“海底捞月”，
又教了一招儿是“二郎担山”……

我们俩学得那姿势不对，
他就笑着说我们是“一对小笨蛋”！
惹得那别的人也放声大笑，
朗朗的笑声啊飘上蓝天……

如今他却躺在这里昏迷不醒，
通红的鲜血啊涸湿了胸前！
他一边呻吟着一边喘气，
呼气啊吸气啊都很艰难！

我和哥哥都急得抓耳挠腮，
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办？
我们俩就象是热锅上的蚂蚁，

心里边翻滚着乱麻一团！

三、最安全的地方

怎么办？怎么办？该怎么办？

哥哥看我我看哥哥实在为难！

我说道：“咱把他抬回家去！”

哥哥摇头：“抬回家太不安全！”

“日本鬼子正在咱村修建据点，

狗汉奸们一天到晚四处乱窜！

咱若是把伤员抬回家去，

就难免被鬼子汉奸发现！”

哥哥的眼睛啊突然一亮：

“哎！我想到一个地方倒很安全！”

我忙问哥哥：“是什么地方？”

哥哥一指：“周家老坟——离这不远！

“那老坟已经有好几百年，

坟头儿挨坟头儿好大一片！

坟上呀还有那不少的树，

把那些坟头儿遮了个严！

“有一座坟头儿塌了窟窿，

露出了埋在地下的砖券。

那砖券就象是一间小屋，
把伤员放进去管保安全！”

我听了高兴地连连拍手：
“太好了！太好了！咱说干就干！”
于是我们扔掉了手里的乌疸，
连忙啊腰弯伸手去抬那伤员。

我抬着伤员的两条大腿，
哥哥拾起伤员的头和双肩。
也不知我们俩哪儿来的劲儿，
竟然是抬起伤员连跑带颠！

青纱帐里闷热得就像蒸笼，
我和哥哥大汗淋漓呼咧带喘。
终于把伤员抬进了周家老坟，
多亏了那距离不算很远！

老坟上长满了松树柏树，
还有许多杨树榆树枝叶擎天！
树顶上有不少的乌鸦喜鹊窝，
被惊扰的喜鹊乌鸦连声叫唤。

塌了窟窿的坟头在尽里边，
埋的不知是周家的哪位祖先。
这座坟至少已有两三百年的，

里面的棺材板已经腐烂。

这地方看来呀果然安全，
没事儿谁会来这里乱串？
把伤员放进去再挡上棺材板，
就算有人来到跟前也难发现！

我和哥哥把伤员放在坟前，
先拔了些干草塞进那砖券里面。
把干草在砖券里仔细铺好，
这才又爬出来抬那伤员。

我和哥哥费了很大的劲儿，
这才把伤员弄进砖券里边。
让伤员躺在那干草上面，
又用那棺材板在外面遮严。

我和哥哥这才顾上喘一口气，
就像从肩上卸下一座大山。
我问哥：“你是怎把这儿发现？”
哥哥说：“发现这儿是在无意间——

“前些天我来这里掏喜鹊蛋，
无意中向着这儿看了一眼……
没想到今天会有这大用处，
这也算是老天保佑把咱成全！”

我又问：“下一步该怎么办？”

哥哥的眼珠儿转了几转：

“这事儿咱们得向人保密，

嘴巴儿要封得格外的严！

“除了咱俩不论谁也别让知道，

泄了密就容易带来危险！

我们要想法儿给他治伤，

还得要来给他送水送饭。

“你看他呀流了那么多血，

我们得先弄点水来解他嘴干……”

我说声：“好啊！我去弄水！”

哥哥又把手一摆说了声：“慢！

“离这儿不远处有座瓜园，

园里西瓜已经熟了又沙又甜！

咱们去那园里弄颗西瓜，

就用那甜甜的西瓜来喂伤员！”

“你不知道瓜园的主人外号‘老抠’？

他那人认不得别的只认得钱！

咱要是没有钱想弄到瓜，

那怕是比登天还要更难！”

哥哥说：“我已经想好主意，
咱们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我听了禁不住连连拍手，
哎！这主意可真是妙不可言！

哥哥呀向着我把手一摆：
“马上行动——咱说干就干！”
于是啊我们俩就出了坟地，
直奔向旁边的那座瓜园……

四、瓜 园 里

钻过了茂密的高粱地，
走过了开花的棉花田，
又穿过一大片玉米地，
那瓜园便出现在我们眼前！

一个个大西瓜躺在地里，
不用说那瓤儿是又沙又甜！
别说是让人吃到嘴里，
就只是看着也觉眼馋！

地头上搭着一座小小的窝棚，
看瓜人就坐在那窝棚里边。
窝棚口正对着整个瓜园，
谁走进瓜园里他都能看见！

我和哥哥照计而行，
兵分两路一北一南——
哥哥直奔看瓜窝棚，
我仍留在玉米地中间。

“胡爷爷你这瓜长得真好，
一个个全都是又大又圆！
怪不得人说你的种瓜手艺，
真就是赛过那天上的神仙！”

老头儿听了哥哥夸他的话，
不由得一丝笑影飞上眉尖！
忽然他又警惕地看了一眼，
问哥哥：“你有啥事来我瓜园？”

哥哥笑着来回答他的问话：
“我是到那边地里去打乌疸。
晌午的这天气可真叫热，
渴得我嗓子里冒了青烟。

“我是来你这儿要口水喝，
人都说你这井水又凉又甜！”
听哥哥几句话说得坦然，
老头儿警惕的眼光这才消散。

老头儿指一指旁边的瓦罐：